

云 中 岳 武 侠 精 品

龙骧奇士

独霸江湖系列



中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云中岳武侠精品

独霸江湖系列

龙骧奇士

(中)

台湾 云中岳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目 录

第 十 章	杀替死鬼	(347)
第 十 一 章	扑朔迷离	(386)
第 十 二 章	疑云重重	(425)
第 十 三 章	峰回路转	(464)
第 十 四 章	寻找秘坛	(502)
第 十 五 章	龙女漏网	(542)
第 十 六 章	穷追不舍	(581)
第 十 七 章	百劫人妖	(620)
第 十 八 章	幻电神匕	(658)

第十章 杀替死鬼

神智已被控制的冲霄鹤，在迷魂术的控制下，一马当先领着群雄奔向隐山小筑。

高翔与阴阳使者并肩在后紧跟，一面走，一面将自己卷入漩涡，追查南京窃案的事说了。

阴阳使者武功不见佳，但他具有迷魂大法与传心术绝技，却是宇内有数的奇技异能之士。但他在江湖行走，人缘并不佳，有人认为他是白莲会徒，不敢与他往来。有人则认为他是左道旁门，不屑结纳。总之，在江湖他是颇为寂寞的，他也不以为意，在江湖混日子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，不愿自贬身价与人结交。这次被冲霄鹤所诱擒，做了三天地狱死囚。三天来，晴天霹雳一而再威迫利诱，要他交出传心术与迷魂大法的心诀秘密。幸而为期甚暂，冲霄鹤为了了神尼的事分了心，未能全力对付他，因此他是最幸运，受刑最少的人。

他是个久走江湖的人，见多识广，经验丰富，而且机警精明，听完高翔简要说明其中经过，便知这件事牵涉极广，颇为严重，审慎地说：“如此说来，南京附近必定隐伏着一个可怕的人物。这人居心叵测，潜势力庞大，控制极严，且有不知情的人为虎作伥。老弟，你一个人虽能剪除他一些不重要的羽翼，济得甚事？”

“在下总不能撒手不管，对不对？”高翔笑问。

“你是个傻瓜。”

“天下间聪明人太多，不是好事。每个人都是聪明人，这世界并不见得好多少。”

“当然你傻得令人肃然起敬，如果你不傻，我这条命死定了。”

“前辈的看法如何？”

“我认为这家伙必定雄心勃勃，以南京为根基，逐渐向外地发展。同时在发展期间，一面剪除不为己用的武林人，一面胁迫他们交出武功，以便集天下奇技异能于一身，作为日后称霸江湖的本钱。如果他一切如意，不出三年，江湖上将掀起狂风巨浪，局面将完全改观，门派林立的均势必被打破，各自为政各谋发展的局面将不复再有。这期间，不知要流多少血，死多少人。”

“像改朝换代么？”

“有点相似。你知道，人的欲望是永无止境的，得陇望蜀人之常情，子女金帛多多益善。等到他势力遍及天下各地，不举兵造反那才是反常哩！”

“如此严重么？”

“岂止严重？简直不可收拾哩！”

“前辈……”

“老夫老了，如同风前之烛，难当大任，也力不从心。自古英雄出少年，得看你们年轻人了。”

“在下孤掌难鸣……”

“那就得联络天下英雄……”

“在下的朋友下场够惨，谁还敢与在下合作？”

“你可以仿效对方所为，暗中与英雄豪杰通声气。”

“我希望能找出主事人，擒贼擒王一劳永逸。”

“我赠给传心术与迷魂大法，想必有用，这位冲霄鹤便是明证。”

“前辈……”

“你得守秘，我不希望再入地狱。”

“在下也有此心念。隐山小筑事了，前辈可至阴山龙湫池旁见面，可好？”

“好，我也有些事待理，后天正午见面，如何？”

“好，不见不散。”

人生的机遇，确是有点神秘。高翔上次碰上缥缈魔僧，无意中遇上了青城逸士，获授破解十二擒龙手与破解九绝掌的绝学。这次无意中救了阴阳使者，获得了传心术与迷魂大法，岂不是机缘巧合？

另一方面，他为要办的事花了不少精力，到头来成少败多，不但真凶仍无下落，帮助他的朋友几乎全被对方锄除净尽了。而这次因为方姑娘的事，凭他对方姑娘的一面之缘，以及一见动情的一丝情愫，他不顾一切插手碰运气，居然被他获得丰硕的成就，救出了神尼，查出了燕子矶风尘五杰失踪的秘辛，洗清了他与陶姑娘的误会，收获极为意外。

隐山小筑在望，气氛一紧。

这是一座大户人家建在山区避尘的别墅，五栋精舍建在花园内，四周假山密布，奇花异草栽满庭院，四周以三丈高的原木筑栅防兽，向东建了一座庄门楼。门楼上有一块大匾，刻着四个字：隐山小筑。门楼前的小径旁，树了一座石碑，上面刻着：“私人别业，闲人止步”。

门楼上方，有担任瞭望的人。门外，有两名警卫。晴天霹雳的人，不与隐山小筑的人往来，因此地窖被毁，群贼四散，没有人往隐山小筑，因此不知地窖被毁的消息。

这时，瞭望的人已看清了主人冲霄鹤的面貌，便向下叫：“开栅，主人回来了。”

栅门拉开，奔出十余名警卫，在门外相迎。

冲霄鹤不理睬接他的人，径自进入栅门。

接着进入的是高翔与阴阳使者，昂然直入。

蓦地，栅后刀光乍闪，左右齐出，人影急闪。

栅后躲着五个人，四人出刀截击高翔与阴阳使者，一人向冲霄鹤的背影扑上。

变生仓促，如换了旁人，绝对无法应付，不死也得重伤。但高翔与阴阳使者皆精明过人，机警绝伦。高翔一声长啸，如闪电似的刹那间向前一仆，顺手将阴阳使者向前一带，着地后左右急滚。钢刀以间不容发的间隙掠过他的顶门，危极险极。

冲霄鹤也被扑倒了，扑上的人挟着他向侧跃起。

原来小筑的主人返家，平时必定打手势表示安危，门楼上守望的人不见主人的手势，而又发现主人身后跟来了许多不三不四的男女，便起了疑心，立即准备应变，明知主人必定受到胁迫，不敢阻拦，便在栅后设下埋伏走险救人。

可是，妙计落空，迎入了高翔这头猛狮，猛狮入了栅，栅内的人怎受得了？

有人抢出掩栅，要将后跟的人阻在栅外。

“打！”尚未跃起的高翔大喝，左手疾扬。

他诈死被带入地窖，贼人们以为他是死尸，因此并未搜身，他的一袋五花石仍在身上，这时派上了用场，打出了一把五花石，以满天花雨发出，相距甚近，庄丁们又骤不及防，谁也难逃一石之厄。

五个人全倒了，抢出关闭栅门的四个人也倒了。

“杀！”阴阳使者一跃而起，怒吼着挥刀直上，一刀砍翻了醒

的冲霄鹤。

第三个跟入的是追魂金枪汪明，高举夺来的双股叉，火杂杂地冲入怒吼：“杀！四面放火。”

高翔一跃而起，大喝道：“在下人未救出，不许放火。”

十五条好汉，见人就杀，五栋楼房中人声鼎沸，男女老少乱成一团。

高手逐渐赶到，展开了生死存亡的恶斗。

高翔不急于救人，他必须先是将庄中的高手除去，方能从容救人，因此了了神尼向他说：“施主不必为小徒分心，贫尼且前往寻找小徒，此地需施主照顾。”

“好，师姑小心了。”

了了神尼冲入第一座楼房，劈面碰上了两名大汉。她身体虚弱，又不得不应付，堆下笑合掌说：“南无阿弥陀佛！施主们请了。”

“老尼姑，你是……”一名大汉扬剑问。

“贫尼奉命前来劝说方云英小姑娘。”

“噢！姓方的女人不在这里。”

“在何处？”

“在后面的清凉阁地牢。外面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三爷在擒捉几个入侵的人，小心了。”她稽首告退。出楼而去。

清凉阁附近，全是奔窜着的妇孺。她大为不忍，念了一声佛号，叫道：“隐山小筑大劫已临，武林群豪已经大举攻入，老少妇孺快逃命去吧，以免玉石俱焚。”

她这一叫，立即引起更大的骚乱，男的庄丁斗志全消，纷纷带了老弱妇孺逃命，开了后栅门，逃命去了。

她捉到一名中年仆妇，向对方说：“快领贫尼至阁下地牢，

释放那些被囚禁的人。”

中年仆妇不敢不遵，领着她进入地下囚室，放翻两名看守，打开囚室门。里面囚禁的全是女人，方云英姑娘也在其中。师徒俩见面，恍如隔世，相拥而泣。

尸横遍野，附近共有四十余具尸体，高翔与十四名恨重如山的人，逐屋搜救被囚的人，追杀余孽见人就杀。最后放起一把无情火，将尸体丢入火场中，直待火舌冲上屋面，方在栅外会合。

共救出了二十余名妇女，搜出金银万两，金珠无数。高翔当机立断，派几个人带了分剩的金银前往报官。

不愿见官的江湖人，带了一些金银向他道谢上道，各奔前程。

他携同了了神尼师徒奔向佛窟寺，与居天成会合，已经是午牌末未牌初，居天成正等得心焦。

居天成搜山东南，一无所见，也不知拱北峰隐山小筑所发生的事。

返回南京的第二天，他又失了踪，连居天成也不知道他的下落。

十天后，他又回到兵器店。

目下，他第一件要做的事是找回永安镖局的失镖。

金刚李虹与拼命五郎的消息，如同石沉大海。

找失镖，从何处着手？他不失镖的现场找，那将劳而无功。他的注意力，仍放在牛头山。

牛头山以南，先后已被他毁去三座秘窟，先是双阙庄，次是西风山庄，然后是隐山小筑。

双阙庄位于芙蓉峰，西风山庄在西风岭，隐山小筑在拱北峰。三处秘窟，皆在祖堂山的范围内。

他发现地底秘窟的位置，恰好位于双阙庄与隐山小筑之间，

那么，隐山小筑与西风山庄之间是否也该有一处地窖密室？

祖堂山东南一带，难道就毫无动静？

隐山小筑被毁那天，谁知道他要来？

前次那位艺臻化境的戴鬼面具穿豹皮衣裤的人，为何这次不见出现？

缥缈魔僧是否与这些人有关？

他决定大索牛头、祖堂两山，这一带必定有贼人的首要人物潜伏。

他请居天成跑一趟龙尾山庄，希望杨抡奇能带人在后天会合于佛窟寺，大索两山的每一角落。却不料居天成尚未动身，大总管杨抡奇已经前来拜会了。

杨大总管这次直接到兵器店登门拜会，进得店来哈哈一笑，向迎出的两个人拱拱手笑道：“两位老弟今天都在家，兄弟来得正好。高老弟十余天来音讯全无，兄弟以为出了意外呢。”

高翔肃客入座，也笑道：“大总管来得恰是时候，在下正想请居兄走一趟龙尾山庄向贵庄主求援呢。这几天为了打听消息，曾至各地走走。听居兄说，大总管曾经来过两次，未能在家接待，深感抱歉。”

“好说好说，老弟客气了，兄弟也知老弟是个忙人，不在家自是意料中事，不必抱歉。上次兄弟来访，老弟不在家……”

“但不知大总管有何要事？”

“大概老弟已经知道了，所有涉嫌的人，敝庄已经全部将他们解决，虽不敢说已完全肃清，至少有大部分人就逮，皆已招出他们的主事人……”

“是谁？”

“江南浪子。”大总管坚定地说。

“真是他？”

“众口一词指证他，不会有假。”

“众口一词？”高翔问。

他起了疑心，据他所知，那些人只知上下隶属的人，不知第三者。难道说，龙尾山庄所擒的人，全是首脑人物？要不是玉狮夸大吹牛，便是往自己脸上贴金，不可信任。

“是的，所谓众口一词，当然是指那几个首要人物，至于他们那些小爪牙，兄弟根本不需多问口供。”杨抡奇泰然地说。

“哦！原来如此。”他恍然地说，但并未完全释疑，对玉狮冯海不再寄予厚望。

“老弟在祖堂山查出线索了么？居老弟语焉不详，老弟能否见告？”

他将在祖堂上救了神尼的事说了，问道：“大总管方面，不知有否新的线索？”

杨抡奇虎目生光，欣然地也颇感失望地说：“老弟果然消息灵通，行动神速令人佩服，可惜，太快了些。”

“太快了？”他讶然问。

“本庄已查出祖堂山一带另有贼人的秘窟，还在布置一切，希望一网打尽，却被老弟抢了先。”

“哦！大总管也知道……”

“呵呵！自然知道。老弟可知夜叉康亮是谁么？”

“噢！大总管知道这人？”他颇感意外地问。原来他刚才将毁掉隐山小筑的事说了，但并未说出阴阳使者以迷魂大法套口供的事，自然未提夜叉康亮其人。大总管径自道出夜叉康亮的名号，他自感意外，对自己忽视龙尾山庄实力的事，颇感歉疚。

“噢！老弟也知道这个人？”

“听说而已。”

“夜叉康亮是南京以南一带的主要负责人，他手下掌握了两

个人，一个是冲霄鹤，另一人叫蓝燕子抒情。他的地位与蛇魔冉兴一样，直接由江南浪子指挥。他负责江宁府以南地区，蛇魔则负责太平府地面的行动。”

“哦！贵庄的消息果然灵通。”

“早些天咱们便查出夜叉康亮的底细，正想分派人手前往一网打尽这些小丑，却被老弟抢先一步，打草惊蛇，良机不再，只能擒首要，走掉了羽翼爪牙。”

“这是说……”

“夜叉康亮目下仍在本庄弟兄的监视之下，蓝燕子却走掉了。幸而你除去了冲霄鹤，不然岂不全被他们漏网了？”

“在下正想请居兄至贵庄派人……”

“派人做什么？”

“大索祖堂山，那儿必定另有秘窟。”

“呵呵！敝庄的人，这时该已将献花岩的松涛别墅包围了。”

“噢！献花岩在……”

“在祖堂山。”

“那儿是……”

“是夜叉康亮的秘窟。”

“他还没走？”

“他未奉江南浪子的手示，怎敢擅自撤离？同时，他坚信自己的手下不致招供，也认为咱们无法查出他的底细；因为他是当地数十处官绅别墅中颇有声誉的人，目下的身分是财主万雄。”

“哦！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……”

“老弟去不去？”

“怎能不去？他兴奋地说。

“江南浪子可能要来。”

“真的？”他兴奋地问。

“可能是真的，敝庄已掌握了他的行踪。因此，敝庄主将亲自出马。”

他大喜欲狂，兴奋地问：“妙极了，何时启程？”

“看老弟的意思，当然愈快愈好。”

“咱们立即启程，除此敌人。”

“好，老弟火速拾掇。”

“请稍候。”

居天成也自告奋勇参加，两人立即拾掇，换了一身劲装，带了兵刃暗器，外面穿了件青袍。三个人出店，交代永安镖局一声，动身南下。

四十里御道中，不时有人接应。高翔总算知道龙尾山庄的实力，并不如他想像中那么稀松，也令他油然而起戒心，玉狮冯海绝不是个息隐的江湖名流，实力仍在，不可轻侮。

已经是近午时分，山区中今天似乎不见游人。

杨抡奇领着他与居天成，在小雷峰一歇脚，说是时机未到，可在此地暂候消息。在江南浪子到达之前，切勿接近祖堂山。

他发觉小雷音寺表面毫无异状，暗中杀气腾腾，有不少人在附近潜伏，戒备森严。

全寺只有三名和尚，景况与他上次来双阙庄时相同，香火冷落，林园寂寂。知客僧悟虚，仍是那要死不活的懒劲，一天说不了三句话，像个没口子的锁葫芦。有一个中年僧人张罗茶水吃食，也极少说话。

直等至日落西山，只有两名仆人前来低声向杨抡奇禀报。

当夜三人在寺中投宿。据杨抡奇说，江南浪子正在中途，可能沿途有耽搁，也许今晚或明早方可赶到，必须等候。

一宿无话，直至翌日辰牌时分仍无动静。

高翔等得心焦，信步出了寺门的小径向南行，那里可达双阙

庄，已被官府查封，拨给一群整理牛头山的役夫居住。

他站在小径向南望，想起那天第一次来双阙庄访笑如来的往事。

怪！怎么千不想万不想，却偏偏想起那位清丽脱俗，活泼矫健的绿衣小姑娘？

“好美的小姑娘，好精纯的兰花拂穴手。”他自言自语。

接着，他想到那天追逐三脚老妖到西风山的事。小姑娘及时出现，及时相助，而姑娘自己却落在风月僧手中，被淫僧的春药所迷，罗襦半解……

他心中一阵跳，苦笑道：“我连她姓什名谁也不知道，为何偏偏想起了她？”

确是奇怪，这次他随同杨抡奇前来，五度前来山区，即将与主凶见面，生死相搏乃是意料中事。如果主凶真是江南浪子，那么，很可能就是那位戴鬼面具，穿豹皮衣裤的人。论真才实学，他自问技差一着，修为没有对方精纯，胜算的机会渺茫得很。那次他已输在对方手中，虽则在龙湫亭随青城逸士学艺十日，但仍无把握取胜，十天工夫太短太短了，以后虽勤练不辍，仍然进境有限。既然胜算不多，后果委实令他担心，在这时他什么都不想，却想到那位陌生的小姑娘，岂不奇怪？

那位小姑娘给他的印象，确是鲜明深刻，难以磨灭。他不否认自己有点邪念，但不能因此而责备他，一辈子第一次看到半裸的异性，要说不动心，那是假道学自欺欺人；不动心不起绮念，必定不是正常的人。

“哦！我怎么胡思乱想起来了？”他摇着脑袋自语，感到自己心跳加剧，脸上热烘烘地。

他深深吸入一口气，排除杂念仰望天上的日色。生死相决的恶斗即将到来，想起这些事会影响情绪的。

他不愿想，却挥之不去。小姑娘的老学究口吻，在他耳畔清晰地回响：“你既读书不成，志在行侠，说来简单，其实千难万难。江湖上人心如鬼，武林中高手如云，可说时时生险，步步杀机……”

正冥想中，突听到熟悉的语音传到，像是暮鼓晨钟，直钻耳膜：“是高公子么？”

他如中电殛，神智一清，转身循声看去，只觉心潮一阵汹涌，脸上发赤。

对面的树林前，出现了一点绿，绿得那样鲜明，那么清新可喜。

不是幻觉，不是做梦，正是那位绿衣小姑娘，真实得令他可以嗅到少女身上散发的特有芳香。

“咦！是你？”他有点无措地说。

小姑娘今天换穿了女性衣裙，充分显示出她的女性美，身材虽没有劲装那么喷火动人，但却倍增妩媚，倍加动人，女性的风华，绝不是劲装所能表现得出来的，她翠绿罗衫翠绿裙，翠绿弓鞋碧玉钗。三丫髻除钗之外别无饰物，未施脂粉天然国色。

似乎她已经脱胎换骨，除了脸蛋依然故我之外，像是完全变了一个人，慧黠顽皮的神情消失，变成了温婉秀丽的成熟少女。

她低垂螭首，苹果脸蛋红得像是一树石榴花，钻石明眸不敢向他注视，低头注视弓鞋尖。一双纤手绞弄着罗巾，不知放在何处才好。站在那儿脚下迟疑，用只有他方能听到的声音说：“是我，我来了许久了，不……不敢叫你。”

女孩子发自本能的娇羞，他强按心头的狂跳，徐徐走近，也在回避对方的目光，脸红耳赤地问：“你……你知道我住在寺中？”

“不！”她急急分辩，低鬟一笑又道：“早上散步山林间，看

到你在小径上沉思，不好惊动你。”

他的心潮逐渐平复，笑道：“怪，我在想起那天遇着你的情景。”

姑娘呼吸一阵紧，惊奇地问：“真的？”

他点点头，低声说：“真的，不骗你。”

“那天……”

“那天你像……”

“像学舍中教授史学的那位博士？”

“哦！你的记性不坏。”他笑答。

姑娘羞笑，迟疑地说：“高公子，那天我很放肆……”

“姑娘不必记怀，你我都年轻，想到就说，没有人会怪你。”

“这……谢谢你不怪我。”

“对不起，还没请教姑娘贵姓呢，失礼失礼。”

“我姓华，小名小绿，家父宏举公。”

“华姑娘住在芙蓉峰南？”

“是的，称为绿园。”

“令尊对绿定有偏好。”

“不，只有我对绿有偏好。家父性喜山水，经常外出游历，而且商务繁忙，很少在家。”

“令尊想必也是武林中人。”

“是的，家父的艺业深不可测，连家母也不知他的艺业渊博至何种程度呢？高公子，你……你上次救了我，为……为何一走了之？”

他叹口气，苦笑道：“不是我救人不救彻，你知道我碰上了什么人？”

“你碰上……”

“碰上了大名鼎鼎的缥缈魔僧，几乎要了我的命。”

“哎呀！他……他是家父的恩师哪！”姑娘讶然叫，颇感意外。

高翔心中一宽，苦笑道：“难怪，他根本不知风月僧的事，以为我……我是……难怪他见面便下毒手。他没提那天的事？”

“师公怎好出口？”姑娘脸红耳赤地说。

“可否请姑娘向令尊略加解释？不然再碰上，我这条小命危险得很。”

“好，我会请家父向师祖解释的。”

“谢谢。”

“高公子在小雷音寺住宿，有何贵干？”

“与朋友前来找人。”

“哦！找谁？这一带山区我很熟，我……”

“姑娘认识献花岩的松涛别墅？”

“知道，他是南京的财主万雄万员外，在南京有两家钱庄，几座山货店哩。”

“我指他的真正身分。”

“真正身分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他为人不错嘛，只是相貌长得丑些，但心地却是善良。”

“他会武功么？”

“不会吧，生意人和气生财，没听说过他练武，年纪也不小了，不会与人争强斗胜。”

高翔心中一怔，有点困惑，又问道：“他是否与隐山小筑的人有往来？”

“这个就知道了，我家人口简单，极少与人往来，也很少过问别人的事。”

“他的家中，是否养有不少打手？”